

热眼观世

岁末，念暖

□章桂云

零零碎碎敲下这些文字，算是对旧时光的一个交代，接下来的行程，依旧匆忙，我会珍惜生命中的温暖，当然，我也会把薄凉当成茶点，因为都是生命中的补品，不去埋怨，不给未来太多的许诺。

午睡醒来之后，陪伴我的是满屋子温暖又透亮的光阴，一年的日子像是一尾尾小鱼在岁月的长河里倏忽就不见了。看着凌乱的屋子，就像是年末凌乱的心情，真有种肴核既尽杯盘狼藉的感觉，“一向年光有限身，等闲离别易销魂”啊，似乎还没有认真和往事干杯，我已经被岁月甩到身后。这一年就这样决绝地走了，我被遗弃在苍茫的时间的狂野上踽踽独行。

一年就这样过去了，回忆只是一个苍凉的手势了。如今真的越来越能体会到夫子在川上感慨“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心情，有多少的无奈与悲怆在其中。在匆忙的岁月的长河里，谁不是被时光的泥沙裹挟着一路向前，甚至都慢待了岸边的风景。此刻，隔着两千多年的光阴，我似乎感觉我和他就隔着一条河，此岸是我手足无措的焦灼，彼岸是他白发苍苍的模样。有他的文字摆渡，我感觉和他一直都没有走远。

也许时光对每个人，就像是童年我们手心里的那一颗糖果，不管怎么精心呵护，都会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了回味。

站在窗前，其实扑入眼帘的依旧是熟悉的风光，楼群、在楼群里单薄清瘦的树木，枯黄的草坪，树下奔跑的流浪猫……

这个冬天，没有像模像样下过一场雪，似乎觉得北方的冬天越来越不像冬天了，有时候温暖的阳光像是一枚春天的书签，有点不合时宜，可是谁又能拒绝那份温暖的情义呢？就像是春天拒绝不了绿意，秋天拒绝不了细雨，这都是大自然的恩赐。

闭上眼睛，玻璃过滤走了那点淡薄的冷清，温暖像是一件贴身的纯棉的内衣，有一种说不出的熨帖，我似乎嗅到了阳光的清香，冬日的阳光就是如此奢靡，总会滋生出太多绵长的思绪。有时候，我也喜欢如此散淡而又慵懒的慢时光，这样的时光何尝不是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我喜欢这样的午后，真有一种“偷得浮生半日闲”的那份窃喜和随意，这一年，就如一首歌中所言：慌慌张张匆匆忙忙为何生活总是这样……可是，不这样又能怎样，总有一天，我们在匆忙的岁月里都把自己活成了平凡人，并且安于平凡。

走出楼栋，天地的视野还是一片清明，我真的想到了朗朗乾坤，昭昭日月，这是何等明朗的一个午后。清风吹过岁月的流苏，时间都去哪儿了？阳光扑面而来，不知道是她拥我入怀还是我主动投怀

送抱，我们从不深究，因为在爱的世界怎么能做到泾渭分明？谁主动一点是因为谁爱得多一点。

踩着一路的阳光，真有种云淡风轻的感觉，偶尔还有鞭炮声传来，还嗅不到淡淡的火药味，可是似乎嗅到了年的味道了。空气里似乎弥漫着淡淡的甜味，这是不是年末的味道？还是阳光的味道？好像一缕缕阳光都被岁月的巧手做成了一个棉花糖，蓬松而又喧腾，我嗅到了来自岁月的芬芳，光阴变得格外蓬松。我又好像踩在大朵大朵的棉花上，习习凉风吹来，真有点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的感觉。其实我一直没有见过棉花盛开的样子，我想棉花定是最柔软的花朵，也许是白云打盹落在地面，在地面落地生根，自然开出了洁白纯净的样子。

我想把思绪拉长，在岁月的河流里溯流而上，回忆里那朵浪花会溅湿我的脸颊。想了想，阳光温暖，岁月静好，过去的日子都像是乖巧的孩子，没有给我的生活制造太多的麻烦。不过，所幸的是这一年慢慢远离了酒，似乎更接近了我想要的生活。想想十多年对酒当歌的日子就这样

懵懂地过去了，有时候感觉喝一场就送走了一个春秋，酒后的虚无和荒诞感如今已慢慢剥离出了我的记忆。十多年，就像是一场不合时宜的恋爱，分分合合多少次，这一年总算是捋扯清楚了，也许缘分已尽。它在别人的世界里喧嚣，我在我的光阴里安好。

喜欢就这样漫无目的地走在街头，时光也慢下了脚步，看街头清瘦的树木上顶着星星点点的阳光，像是鸡皮鹤发的老人蹲在街头晒太阳；看脚下成群的麻雀在欢呼雀跃，灵巧的身影躲过了岁月的碾压。我也偶尔买喜欢的书，买打折的衣服，这些都带给我满满当当的快乐。闲散的时光就像是突然收到的一笔稿费，可以随心所欲地花。

这一年，很多时光我依旧把自己放置在文字里，在文字里取暖，用文字照亮，喜欢文字带给我的贴心贴肺的暖和蚀骨的痛。文字总让我有所期待，可是不会受伤害。这么多年，文字是我的软肋又何尝不是我的盔甲。

过去的日子，我没有忍心去小结，好像我没有给岁月交上这份年终总结，新的一年就有点仓促甚至唐突。所以脚步到了新的一年，心始终还在过去的岁月里流

浪。想到这里，我也哑然失笑，人都会聊以自慰，尤其是在文字里安身的人更是如此。

零零碎碎敲下这些文字，算是对旧时光的一个交代，接下来的行程，依旧匆忙，我会珍惜生命中的温暖，当然，我也会把薄凉当成茶点，因为都是生命中的补品，不去埋怨，不给未来太多的许诺。清醒过好每一天，烟火的生活是我的道场，一地葱皮的日子就是最好的修炼，我就要那么一份妥帖的时光，记忆里的芬芳依旧暗香盈袖。

岁末，我蛰居在这个冬日的阳光里，思维像是一只慵懒的小虫，慢慢蠕动，慢慢看沿途的风景。也许文字不会照亮我未来的日子，可是也安置了那么多流离失所的时光，我且行且吟……

就如此刻，在慢下来的时光里与往事对坐，那些慈悲与懂得，就如这一抹暖意，温暖了我身后日子的薄凉。很多时候，岁月是一条河，不管你愿不愿，都得随波逐流。生活就是一湾水，清澈抑或浑浊最后都学会了随遇而安。

我就这样爱着面前的山河岁月，爱着眼前的人来人往，爱着支离破碎的旧时光。

遗失声明

▲杨洋、满亚文不慎将购买方正园小区A区13#—1—2303室的房款收据丢失，收据号：NO.7391944，日期：2019年6月5日，金额：伍拾万元整（¥500000.00），声明作废。

▲刘传启不慎将站前鑫苑B494号车位收款收据丢失，收据号：N088893636，日期：2023年06月07日，金额：陆万元整（¥60000.00），声明作废。

▲枣庄市薛城区周营镇总工会在银行的基本账户开户许可证丢失，核准号：J4540000953001，声明作废。

▲吕艳红、张红均不慎将与枣庄市市中区房屋征收办公室签订的关于被拆迁地点为：新阳里，补偿地点为：陈庄花苑2#楼1单元1503室的房屋征收产权调换补偿安置协议丢失，声明作废。

▲马士兰不慎将与枣庄市新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关于被拆迁地点为：长青东里2—15，补偿地点为：东花园三期7号楼东二单元四层东户的拆迁房屋实物补偿协议丢失，声明作废。

欢迎刊登中缝广告

电话：3316016

小寒的诗笺

□仇进才

元旦刚打开门
小寒就冲了进来
带起的风卷起层层枯叶
上面写着冬天的家书
纸短情长
古典的字迹
只有阳光能够读懂

霜花心事重重
岁末了，诸多心愿未了
河水藏在棉被里
做起奔腾不息的梦
炉火慢炖着炊烟盼了一年的
温馨时光
茶水里
一枝蜡梅挑起春天的预言

把一身风雪留在屋外
进门后
先喝一壶可亲的灯火
暖暖身子
来时的道路
无论坎坷平坦、顺直歪曲
今夜过后
都会被雪填平
我们在肥沃的雪原上
重新出发
离离的劲草
将在肥沃的春天长出



元旦

□魏有花

黎明时分
在人们的沉睡中
元旦已悄悄推开
岁月之门
当第一缕晨光洒满大地
春的气息
已遍布人间

大街上熙攘的人群
街角处孩子的笑声
随意抛洒着年的味道
把憧憬尽情地释放
将希望怀揣在心中

元旦
是办公室里
键盘敲击的此起彼伏
敲打出梦想与现实的交响
元旦
是庄户人家
摩拳擦掌的运筹帷幄
谱写出五谷丰登的乐章

元旦是一首诗
充满着崭新的韵律
元旦是一幅画
飘溢着清新的色彩



灵蛇献瑞（剪纸） 耿开升 作



又念花皮脆瓜香

□安广池

这瓜儿我很熟悉，一眼就识得那是38年前“搭救”过我的“花皮脆瓜”：白绿相间的皮色，疙瘩狼球的表面，大小不一的个头，一看就是农家自种的土货。

6月的一天，我早起遛弯，看到一位大娘在卖脆瓜。老人家年过七旬，守着一个用两只化肥袋铺成的“摊位”，上面摆着十五六个大小不一的瓜和五十头鲜蒜。

这瓜儿我很熟悉，一眼就识得那是38年前“搭救”过我的“花皮脆瓜”：白绿相间的皮色，疙瘩狼球的表面，大小不一的个头，一看就是农家自种的土货。

1986年8月10日，我当时十九岁，还在山东省林业学校读书。那时正值暑假，这一天突发奇想，要圆一个儿时的梦想：探一探村北的钜龙河的源头究竟在哪里？

于是，背上学校配发的黄色军用书包、水壶和一把果枝剪，装上两张卷好成菜的大饼子煎饼和一壶热水，就以村子对面河北岸的东集河北村的城顶（梁王城）为起点，开始了考察行程。

我逆流而上，一路逢庙必拜，遇泉辄尝，见碑必录，赏其风景，访其民情，穷究花草树木分类，不觉间访过了城顶关帝庙、神山北极庙、灵泉保寿禅院、东集河北扳倒井、孟庄大泉、两河岔分岔处、东凫山分岔处等諸多场所，直至东凫山乡（现凫城镇）境内的两个水库源头，方解儿时的困惑，心中大喜而归。

归时时已过午，所带食物早已告罄。饮水虽然自有沿途各色泉水供给，不消犯难，但食物实在难觅。因为当时的市场经济尚属萌芽，乡村里根本没有餐馆或其他食物供应，加之我一直沿河行走，甚至没有遇见一个代销店。到了下午四点多，我已食尽肠饥，腹鸣如雷，力竭难行。

五点左右，在一个叫两河口地方，我走到河边高崖上的一块瓜田，遇见了一位看瓜的大娘，老人家看我面露饥色，遂慨然赠瓜两枚，食后方得再行二十余里归乡。

大娘年约六旬开外，慈眉善目，隐约有菩萨之风，至今音容宛在。38年过去了。当年的那个不更事的少年，现在已经变成了满头白发的老汉。岁月静好，事过境迁，但人言受人滴水之恩没齿难忘，而我居然忘记了这件事情，实在是令人惭愧。

望着卖瓜的大娘和如此熟稔的花皮脆瓜，我蹲下身来，把大娘的瓜和蒜都“包了圆”。我把瓜菜拿回家后，妻好奇地问：“怎么买恁多？”

我笑着答道：“这瓜忒甜，不容易碰到的，多买些放起来慢慢吃。”

妻尝了一小块瓜，微蹙眉头，说：“不太甜啊？”

我答：“每个人的口感是不一样的，我就觉得好吃嘛。”

妻没再搭话，把剩下的瓜留了几只在厨房，其余的都放到了冰箱里。

到了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还是在那个高高的崖头上的瓜田里，我坐在那只只有拊把高（鲁南俗语，意为手掌张开时拇指到中指间的距离，约有20厘米）的小板凳上，边香甜地吃着一只花皮脆瓜，边瞟着身边小桌上的另一只花皮脆瓜。场景里唯独没有那位送给我瓜充饥的看瓜的老大娘。

妻被我抽泣的声音惊醒了，提醒我问：“做的什么梦啊？这么伤心？”

我答：“梦见有人抢我的瓜吃了。”妻笑了：“都在冰箱里呐，没有人抢

的。”

起床后，我写了一首诗，题目就叫《夜梦所得》：前夜入梦少年郎，徒步钜龙穷短长。天晚人疲饥肠鸣，河畔寮棚遇大娘。殷殷相问辨食荒，赠瓜两枚得还乡。三十八年恩难忘，至今梦游有瓜香。

自从做了那个吃瓜的梦之后，我就常常想，该不是那位当年赠瓜的大娘托梦给我吧？走过的路，不会回来。错过的路口，也只能闪现在梦里了。

如今38年过去了，老人家现在该有近百岁的高龄了吧。2008年和2010年，我又两次徒步考察钜龙河的水岸生态和文化古迹，但都没有遇见那间河边高崖上的看瓜草棚，更不用说见到那位一脸菩萨像的亲爱的大娘了……

不知道老人家现在怎么样了？我相信，老人家一定很健康地幸福地生活着。像她这样善良的人，会很长寿的，会的，肯定会……

记得当年吃瓜的时候，我觉得那两只瓜是世界上最美味的食物，一直到现在我再也没有吃过如此香甜的瓜了。也就是从吃过瓜的那一刻起，我学会了记住他人给予自己的点滴之恩，忘记了自己给别人的些许的举手之劳。

世界上有数不清的人，每时每刻都会发生各种各样的故事，而这些纷杂的人和事，都有一个机缘让他和它意外相逢。我要致敬人生路上遇到的每一位朋友，怀念是一剂良药，能够医治好麻木的心灵和创伤；感恩是一缕温暖的春风，能够让荒芜的心田遍开鲜花；回忆是一把神奇的牛角梳子，能够理顺了岁月麻团般的经历；分享是一碗温热的羊汤，柔化了逐渐硬化的心肠……